

倾城之恋系列②

倾，倾尽所有
城，人间万象
倾尽所有人间万象中的爱情

那件事

秘不可宣

坏蓝眼睛 著

The Sleeping Love

广东人民出版社
新世纪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事, 秘不可宣/坏蓝眼睛著. —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
2008.3

ISBN 978-7-5405-3549-0

I.那… II.坏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93586号

那些事, 秘不可宣

NA XIE SHI, MI BU KE XUAN

作 者	坏蓝眼睛
出 版	新世纪出版社
地 址	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510102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清
责任技编	王建慧
出 版 人	陈锐军 金城
策划编辑	方莉娟
设计制作	易莎
制版印刷	深圳市森广源 (印刷) 有限公司
开 本	889 × 1194mm 1/32
印 张	6
版 次	2008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2.8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05-3549-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那件事

秘不可宣

坏蓝眼睛 著

The sleeping Lov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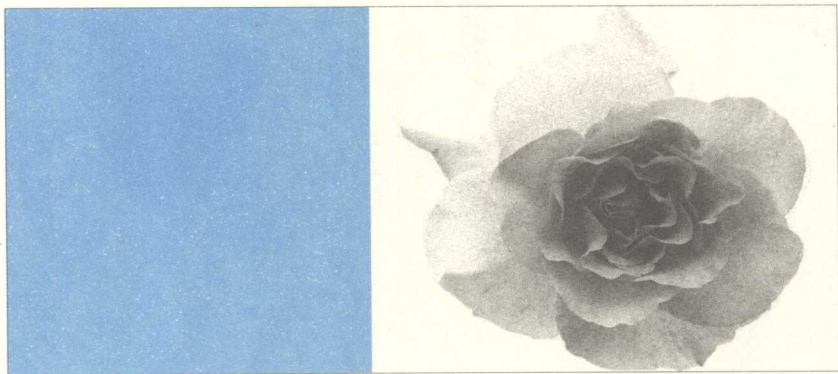
廣東出版集團
新世紀出版社





© 阮筠庭 漫友文化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坏蓝眼睛·第三只眼睛

人如其名，坏蓝眼睛的文章正是给了我们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，连人心中的细枝末节也能一览无遗。她挑起一根暗线，指给你看，那是一些无法言说的秘密。

生命中总有一些隐晦的事情，进一步就会变为具体的事件，众人皆知，退一步又将荡然无存。不是不能说，只是无从说起，它只能被生活掩埋起来，令人黯然神伤。比如此书的开篇小说《暗伤》中的女子，一面与同室好友的男友暗结情愫，一面又接受着好友的信任。不是不内疚的，她斩断纠葛的速度与情感来袭时一样地迅速与坚决。

几乎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么一段，不可言说的秘密。它藏在暗格深处，或美好，或悲伤，或默默地展现着自己奇特的姿态。

只是它不曾被人说出口，也说不出口。

坏蓝用了三个词语来形容这些秘密存活于生活中的姿态：惊蛰、惘然、结局。

惊蛰，春雷乍动。词如其义，恰到好处地形容了那些秘密对于生命的意义：惊醒了蛰伏在你我灵魂深处的最动人的情怀。

《惊蛰篇》中，《只是情深未曾讲》就展现了这种情怀最美好的一面，男主角将对妻子最美好的情感凝固在时光的某一处，他时时回去品上一番，动心的程度从未减弱。

只是，这一切似乎与他的妻子本人没有关系，只他一个人暗自喜悦着。不禁让人想要问上一问，爱情离你到底有多远？

而另一篇《憾如眉丝》直接就描写了那种亦是未是的爱情，如果哪一天需要将这个故事倾诉给别人，都无法准确定义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。情感为何会如此微妙，坏蓝说是因为《寡淡缘》。

也许，很多情感真的就只足以留于回忆之中。

也许，惘然这个词语坏蓝就是从这淡薄的缘分中分析而来。

《惘然篇》，讲述了一场场真正的，没有结果的恋爱。

《一夕忽老》，是惘然篇中最令人心痛的一篇。几个年华逐渐老去的女子，在青春的最后一寸光阴中挣扎而行。人生有时是残酷的，有些东西，就只属于青春。小说的结尾几个女子如当年般相约喝酒，只有此时，人生的秘密才借着酒劲被说了出来，眼泪为了青春的逝去，恐慌地落下来。

谁都有秘密，只是谁都不能说，因为谁都不愿意承认，自己是如此的平凡。自作多情、一厢情愿、默默无闻，都只会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。

但每个人终归会有一个自己的结局，如同每一段戏。

在这里，坏蓝一如既往地笔冷静，在《结局篇》中她为不同类型的情感找到了不同的出口。原来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平凡的，付出真心的人得到了另一颗真心，玩弄生活的人也被生活玩弄。《春光美》中的男子是最好的实例，他以为他可以在不同的两个女人间挥洒自如，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不是女人们心狠，只是生活就是要这样发展的。

这样看来，似乎生活又没有了秘密。

不，不是的。生活的秘密，并不是在具体的事件中。只是存活于我们的心里。《天使死于爱》中，坏蓝说：“每一个女人都曾经是天使，她们有着动人的容颜，有着平静的心灵，她们行走红尘，以优雅的姿态，她们收获无数的赞美和追逐。然后几度下来后，所有的女人都落入了凡间。”

是的，每一个经历过爱情洗劫的女人，都不可能是天使。她们一次次地相信奇妙的缘分为自己带来的喜悦，却没有发现，缘分的秘密就在她们心里。

为何有缘，因为有爱。



目录



004 · 序

【惊蛰篇】

008 · 暗伤

017 · 憾如眉丝

028 · 寡淡缘

041 · 只是情深未曾讲

【惘然篇】

048 · 一夕忽老

060 · 突然事件

067 · 索马里无传言

081 · 相见不欢

094 · 愁城记

106 · 暗示

【结局篇】

114 · 宛如天空

124 · 春光美

140 · 杜北约的笨女人

147 · 一场波澜

161 · 纪念

168 · 天使死于爱

190 · 后记



【惊蛰篇】

突来的情感，如春雷的乍动。



The Sleeping Love

骄傲女子，不触及爱情的时候，
大多可以维持风平浪静。
一旦遭遇暗地里的较量，即便是头破血流，
面上还是如常平静，那伤淤淤为暗创。



Internal injury

暗伤

【一】。



第一眼看到了小宙，在BOX酒吧，众多喧叫声中，他突然跳叫起来，其疯狂的姿态艳压全场。彼时我刚走进，他正颠狂。音乐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呆住，无措地等待着，音效师手忙脚乱，小宙怪笑起来，然后落坐一群人中。我斜了他一眼，不做理会，音乐再次响起，大家被这短暂的小插曲刺激了神经，再次狂乱起来。

我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喝酒。一个人。为我支离破碎的感情。

那个男人不再爱我——我清醒地醉着。他曾经那么爱我，不过只一年的时间，他改变了容颜，低沉了腔调，连感情，都随之一起飞走。他在电话那边清楚地说，小布，我不再爱你。

又一阵音乐漫过来，我几乎支持不住。

我非初涉世间的青涩女子，为什么此际心如刀绞？

一阵狂笑将我惊动，回头看去，吧台上有人在打架，似为争风吃醋，这时候，只听到一声熟悉的尖叫，便看到了小宙和另外一个样貌猥琐的男子被保安给束住了双手，尖叫的居然是朱狸。

【二】。



朱狸曾经说，她的一生，毁在两个男人手中。一个是丁小宙，一个是冯天远。

前一个男人令她身心疲惫，使她逃往另外一座城市。其间，她遇到后面一个男人，结果她仅存的一点感情，被全部耗尽，原因很简单，她总会爱上浪子。

有几个凌晨，我和朱狸对面而坐，她抽着烟，眼神呆滞地说，他们总是对我好，然后又对我不好。

我说，对你好是为了得到你，不好是因为你非要逼迫他们连同你的感情长期收留。

朱狸可怖地看着我，空洞的眼睛布满血丝，这是一个仿佛看得到未来的女人。当然，也似是没有未来的女人。没有未来，如我一般。

所以，当丁小宙以无赖的姿态歪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便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内。有一种男人天生狂野，一旦得到女人娇纵，便莫名其妙地不可一世起来。以为天下之大，唯他独尊。我斜斜眼睛，认定他比不上潘尼的千分之一。潘尼，潘尼，多好的男子，拥着我双臂的手是那么温暖，靠近时弥漫的烟草味道是那么沁人心脾。再给我一次遭遇潘尼的机会，我定还是不顾一切，肝胆相照，宁愿被辜负，可以爱到不生根，即使被辜负也不生根。

我黯然憔悴。

朱狸不屑一顾地说，切，潘尼，阴沉沉的男人，心计太多，你岂是他的对手，摆明了往死里跳。自作孽，不可活，小布你自作孽不可活，谁都救不了你。

我真有把这个刻薄女人掐死的冲动。但是很快就平息下来。明白着她的寡淡缘，也就可以原谅她的有口无心。

仅仅一个丁小宙，就可以令她无心。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丁小宙，那么不够阶层的男人，竟会令她浑身上下，只剩一张喋喋不休的口。

【三】。



丁小宙第三次歪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突然地拽住他的衣领，皱着眉问，你要干什么？

他显然被我的行动给吓住了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惯常的郎当嘴脸说，如此紧张？莫非是怕我？

我控制不住地狂笑，就你？怕你？

丁小宙盯着我，等我的笑声渐熄，一把将我拉近，咫尺呼吸的距离，我居然英雄气短起

来。以为他要说什么狠话，谁知道不过是对视了N秒之后，他扭住我胳膊的手开始放松，毫无防备的亲密接触令我不知所措。

这一场眼神之战，我终于败北。

丁小宙丝毫没有胜利的快意，甩甩头发就消失掉了。

那一夜，我突然沦陷。

【四】。



一年前，潘尼那么爱我。我以为那就是整个世界。有潘尼，便有全世界。幸福曾经令我如此单纯。

潘尼常年澳洲北京飞，他劝我多认识一些朋友，丰富一下一个人时的生活，乖乖地长大，直到做他的老婆。每次他走之前，都为我买好一切所需，冰箱满得要绽开，每个抽屉里都有水果或零食。

朱狸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朋友。她有那么悲苦的面相和那么令人毁灭的性格。她精心地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巨大的坟墓，豪迈地跳了进去。然后伫立在墓穴里，凛冽成牌坊，上面刻着两个钻心的名字，丁小宙、冯天远。

据说，沮丧的人，周遭会弥漫着一层沮丧的气场，一旦靠得太近，也会被一起染上。

果然，不过一年的时间。潘尼便明明白白地电告我，小布，我不爱你了。不再爱你。不是因为我爱上别的什么人。只是我不再爱你。

一言之后，我和朱狸形同知己。

这句话直到现在，我都参不透他反复强调的玄机。

朱狸鄙视地说，什么玄机。男人若说不爱你，必定是爱上了别人。当然谁都不愿意背陈世美的臭名，于是故弄玄虚，似乎多么复杂。

潘尼决然离开之后，朱狸就搬了过来，我和她都没有能力自己去支付那么庞大的一笔费用。偌大的房间。我们各执一间，平时谁都不理睬谁。

晚上，经常是两个人都不开灯，屋里死一样的静寂。偶然，她会悄无声息地推开我从不锁的门，来找我的打火机。长期大量地吸烟令她看上去形容枯槁，若我是男人，也不会爱上如此烟尘的女子。要么艳丽要么贤淑，两者都不沾边者，注定是被男人躲避着的。朱狸和哪个都不沾边，或者我也如此。

我无比感伤。

在朱狸搬来三个月之后，曾伤得她鲜血淋漓的丁小宙，被她领了回来。

如收留一只流浪狗一样地，朱狸将丁小宙从保安的手里领回来。

距离他伤害她，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，这蹉跎的几年里，朱狸只记得了爱之甜美刺痛，而忘记了给她爱的甜美刺痛的人。再次相见，朱狸除了记忆，只剩麻木。丁小宙理所当然地开始投靠朱狸，开始吃我们冰箱里的食品。开始看我们几乎从来不开的电视。喝潘尼遗留下来的红酒。一切怡然自得。他甚至开始时不时地歪在我面前，看我长期郁闷的脸。

【五】。



朱狸接下了一个庞大的活，给一个广告公司设计一系列作品。

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忙起来。其实看得清清楚楚，她那点可怜的存款，早被丁小宙挥霍一空。若再不熬夜吐血，恐怕只能流落街头。我甚至感觉，她自己流落街头倒无所谓，她是不愿看到他捉襟见肘的困顿。

她双目空洞地对我说，小布，小宙先拜托你，不要叫他来打搅我，我必须要将这些东西在两周内完成。

丁小宙开始理直气壮地敲我的门。歪在我柔软的床上。抢我的电脑玩游戏。

我稍一发作，他就竖一个手指作悄悄状，然后指指另一个房间，示意我们不能打搅朱狸的伟大事业。

索性盖上棉被入睡，背对着他，偶然听到他在游戏里面焦急的感叹或者兴奋的狂喊。

有天丁小宙突然问，潘尼什么面貌？

几乎将我问住，停顿了许多都未能缓和，后来不咸不淡地说，似小贝那样的。

丁小宙回头看我，没说话。

我揪住他后面的衣领，说，朱狸诬蔑了潘尼什么？

丁小宙沉浸在游戏中，表情丰富，不理睬我的追问。

我恼火起来，双手都揪住他的领口，告诉我，她污蔑了潘尼什么？我不允许任何人抨击他。

丁小宙忽然全身倾斜过来，我并无防备，顿时同他一起卧在棉被里。时间似在这一刻停滞了，唯有游戏中的声音在隐隐约约地提示我们仍在人间。黑暗中，透过他薄弱的双肩。我顿感如坠地狱。

那一夜，谁都没有动，就保持着这样的姿态，我望着黑暗发呆，他沉溺于我肩胛骨的痕迹。我们不知何时天亮的。

【六】。



谁都没有看出来什么。朱狸绝对不会相信丁小宙会如此沉迷于同我在暗地周旋。

而我，也在暗渡陈仓的懵懂里，平静下来。白天，朱狸恹恹地睡觉。我便与丁小宙外出溜达。他再不是那个我厌恶透顶的小太保，而是一个顽皮不羁的孩子。

曾经，我一直在潘尼那里，状如孩子。而今，我一夕忽老，丁小宙成为我眼中贪玩的孩子。

丁小宙开始期待晚上的来临。因为晚上，他可以明明白白地待在我的房间里，慵懒地和我靠在一起，玩他不断升级的游戏。他如一个真正的孩子一样纯粹，我背对着他，感受着熟睡的他传来的均匀呼吸，他翻过身来，吻了我，我闭上眼睛，幻觉他是潘尼。

一夜梦中翻身，忘记了身边人是谁。双臂自然地就搭了过去，瞬间清醒，无比尴尬，迅速抽离他的身体。与爱无关，与一切无关，暗夜的，隐藏的，无比暧昧的牵连。

【七】。



这算什么？和朱狸的男人暧昧纠缠？就在她寸步不离的住宅。我饮恨。

我厌恶地将占据我房间的丁小宙推出去。我有点头昏，忍不住扶住巨大的玻璃痛哭起来。潘尼，我为你而哭，我为你而哭。我不再是你呵护着的孩子，我不再是等待的天使，我沾染了魔的污秽，学习了魔的卑微。我再不相信潘尼会回归。我再没有姹紫嫣红，再没有光华万丈。我仅剩着一具疲惫的躯壳度日。度一日便算一日。

【八】。



朱狸领了一笔丰厚的酬金。黑眼圈和细皱纹没有白熬。她却丝毫没有发觉我的全身紧张，不自在。

她那么熟知地拍我，别担心，就算小宙睡在你的床上，他也不会和你发生什么。他虽然恶劣，但是这种事情上还是顾着脸面的。说的时候，她胸有成竹。似是对丁小宙了解了骨髓一样。当然也是对我胸有成竹。断定我这傲慢又麻木的女人，看不起被她供养着的，吊儿郎当的男人。

她怎么可能想到，我们已有过亲吻。

我开始生理不适，想起那吻便想作呕，原来，没有爱情的亲吻会令人作呕。我再不想看到丁小宙的脸，我们更适合老死不相往来。可是，抬头看不到，低头也看到。眼神中又明明白白地有探询和疑问，我开始心乱如麻，并决定斩草除根。还好朱狸及时出现，免除了我很多的麻烦。

我开始约会男人，以警告丁小宙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意外，过去的就应该忘记。起初丁小宙以为我在逃避什么，所以目光焦灼复杂，后来发现我真的对他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时，他开始黯然，然后平淡，直到最后无所谓。

如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，我们的隐情，就这样悄悄来临，又悄悄逝去。

丁小宙搬走了，悄无声息，没留下任何话，任何理由。

我们又恢复了如常的平静。似乎丁小宙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过。还是死一样的寂静，各执一屋，几乎不出门，偶然一起抽烟，话题也越来越少。

【九】



找烟抽，到朱狸屋里去，一进门，看到她对着电脑发呆。走近，看到一个男人的脸，有点像丁小宙的轮廓。但是又完全不同于丁小宙。

朱狸说，她一定对他不好，否则他不会瘦成这样。

应该是冯天远了。那个令她被掏空的第二个男人。

浓眉大眼薄嘴唇，和丁小宙一样生就了一副辜负女人的面目。只是，他看上去更决绝。

朱狸每天都和他通电话，他极少问候朱狸的好坏，大概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新恋爱，问朱狸为什么他会突然对那女人有了老夫老妻的习惯，朱狸似一个吸毒上瘾的倒霉蛋，明知道听他那些话会令自己加速死亡，但是还是摆脱不了对他的乞赖。于是就这样地，听着自己爱到骨髓里的男人，每天讲述着他对另外一个女人的感觉，怎样认识和怎样经历一些琐事。

朱狸那么幸福，起码她可以每天知道他的消息，听到他的声音。

我突然悲哀起来，她至少比我幸福。我爱的男人，说不见就可以不见，我没有丝毫挽留和追问的机会。我甚至连他身在何处都无从知晓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？我支持不住，只好眼泪坠落。

我迅速地转身离开，背后传来朱狸的话，哭什么？有什么可哭的。他就算和别人乱搞你也看不到，看都看不到，还有什么可哭的。

明地里云淡风轻，暗地里当然有所指。

我感觉脊背一阵冰凉。原来她，什么都知道。

我不想说什么，仅驻足了不到半分钟，即匆忙走开。

【十】。



突然害怕见到朱狸。

白天尽量躲避出去，晚上玩得再也无处可去了才回来。即使他是她的刻骨铭心，但是他始终不是她的，我为何满心愧疚。而她，居然是如此警觉和介意。

我们都是骄傲的女子，不触及爱情的时候大多可以保持风平浪静，一旦遭遇暗地里的较量，即便是头破血流，面上还是会如常的平静，那伤遂瘀为暗创。

那种绝对不会是名正言顺的指责，我倒宁愿有撕破脸面的指责。

我被丁小宙从黑暗中揪住。

铺天盖地的亲吻向我袭来，我几乎不能自持，要倒在他怀抱里，享受这亲热。我们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，在这熟悉的城市的某条陌生的街道上，我和丁小宙，忘情地亲吻。那一瞬间，我几乎忘记了我曾那么恶心于看到他，那么忏悔于和他牵扯，那么不屑于朱狸为他癫狂。我甚至忘记了我为了潘尼的离去而枯死的爱情，我什么都忘记了。

我们都未曾说一句话，我们如同两个贪婪的野兽，看到了气味相近的同类，奋力地扑上前去耳鬓厮磨，奄奄一息。

我扯过他的脖子，看着大眼睛的他，狠狠地咬了下去，他的锁骨处便留下了一道瘀痕。我们自始至终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

【十一】。



贪恋起了充满矛盾的欢愉。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，谁都不知道。我和丁小宙几乎很少说话。我们都奇怪于我们的相处方式，即使没有言语，也互相依赖。

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大部分时间，我蜷缩在他黑暗的暧昧的小屋里，听音乐，看小说，喝酸奶。

一夜，丁小宙未归。我不准备等他，于是打车回家去。看到朱狸房间的灯还亮着，于是悄悄地开了门，打开我的房门，我被吓了一跳。我看到朱狸面无表情地躺在我的床上。

猛然心就一紧，我靠在墙上，镇定自己。

朱狸看到我之后，没有动。我试图停留一下，让她有离开的时机，她慢慢地坐了起来，然后走向我，脸凑近我，奇怪地闻了几下，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开，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，我忍不住喊住了她，朱狸。

她停住脚步，但是没有回头，我说，对不起。

她冷笑一下说，丁小宙这么多年都变不了，他就喜欢洒古龙水的女人。见一个就喜欢一个。

一句话将我如置悬崖，她可以侮辱我的，实在有这个权利，也是在这一刻，我好像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会贪图与丁小宙的那种奇怪的迷恋，或者，在潜意识里，因为他是可以将她伤到筋骨的男人……

原来这也是一种战争，轰轰烈烈，风风火火，全都是在暗地里乒乓的。我对朱狸的伤害。

又或者，换位思索，丁小宙眼中的我，或者就是那个奇怪的，单纯的女子，爱一个男人，爱丢了，还是爱，拒绝一切的诱惑，心如止水，又是每天和朱狸在一起的唯一女人。

.....

【十二】。



天亮的时候，朱狸悄悄地离开了。

没有任何话语，没有任何交代，没有任何告别。

若干天之后，我丢掉了丁小宙。

像当年丢失潘尼一样。

当年潘尼给我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：我不爱你了。

而丁小宙呢，或者我们彼此谁都没有爱过谁，所以丢失不丢失，对我来说，也没有什么所谓。

我似乎一直都在丢东西，丢钥匙、丢手机、丢感情。

丢得多了，就积郁成疾，麻木无觉了。

【十三】。



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年之前。

2002年，我失去了潘尼，那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一个男人。

2003年，我失去了朱狸和丁小宙，一个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一个是我除了潘尼之外，唯一亲吻过的男人。

闭上眼睛，看到天黑。

睁开双眼，毫无指望。这没有未来的日子。过一日便算一日吧。